

月
影
兰
析
作
品

鳳凰 謀

FengHuang
Mou

后宮佳麗，宮斗內幕，
紅牆碧瓦，
最終誰為塵土，誰又當登大堂！

新世男才路記
印

鳳 凰 謀

月
影
兰
析
作
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谋/月影兰析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104 - 0681 - 2

I. 凤... II. 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4367 号

凤凰谋

作者 / 月影兰析

责任编辑 / 吕晖 董晓琼

策划编辑 / 秦瑶

封面设计 / 灵犀点点

出版发行 / 新世界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本 / 970 × 650 1/16

印张 / 18

字数 / 383 千字

版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104 - 0681 - 2

定价 / 29.80 元



目录

CONTENTS

楔子 争斗·····	001
第一章 出逃·····	003
第二章 入宫·····	013
第三章 结怨·····	023
第四章 误解·····	034
第五章 册封·····	045
第六章 毒计·····	054
第七章 阴谋·····	068
第八章 宁王·····	079
第九章 遇刺·····	090
第十章 脱险·····	103
第十一章 暗涌·····	113
第十二章 真相·····	122
第十三章 成仇·····	132
第十四章 埋情·····	143
第十五章 挣扎·····	154
第十六章 圈套·····	165
第十七章 决定·····	174
第十八章 惊痛·····	184
第十九章 蜕变·····	193
第二十章 迷足·····	202
第二十一章 布局·····	215
第二十二章 幻灭·····	229
第二十三章 棋子·····	238
第二十四章 冷宫·····	252
第二十五章 反击·····	262
第二十六章 叛乱·····	272
第二十七章 自由·····	279

楔子

争斗

NO.1

有些记不清了，她在这里呆了多久。

这里是冷宫，比坟墓还要死寂，比炼狱还要可怕，而住在这里的人，更是连幽魂野鬼还不如，因为她们的心都死了，如同行尸走肉。

每一晚，她都听着隔壁那些恐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凄喊声入睡，而每一晚她都要自己记住这些凄喊声，牢牢地记住、刻骨铭心地烙在心田里，就像记住那一笔笔未偿的血债。

她在等待着出去的那一刻。

身后，终于传来了脚步声。

她的唇角也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

她等的人，来了。

“皇后娘娘驾到！”

紧接着那一声通报，她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轻脆的“叮当”声响。

那个女人的身上总是带着很多腰环玉佩，每每人未到，声先到了，就像在时刻提醒着众人那高贵的身份，提醒着众人应该跪地接驾了。

她又笑了，眼角却闪过轻蔑与嘲弄，虽然那“叮当”声近了，她并没有转身看一眼，更不用说跪地接驾。

“姚淑妃，见到皇后娘娘还不接驾？”身后有太监在叫嚣。

她还在笑，终于站起回身，朝面前那个高高在上的女人福了福身。

“恭迎皇后娘娘。”

她依旧没有下跪。现在她这双膝只跪那些为了她而死去的人。

那一瞬间，她满意地看到那个女人的眼角微微抽搐了一下。

“妹妹就不用行这诸多礼仪了。皇上这次是让本宫亲自接你回羽心殿，妹妹你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本宫为你感到高兴啊。”皇后的脸上也挂着笑，但那虚伪的笑容里却藏着冰冷的刀。

“是啊，臣妾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不过，还是有些舍不得呢。”她漫不经心地环顾了四周一眼。

这里其实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冰冷惨白的石墙，还有那一张老旧残破的硬床。

“舍不得？”皇后眼中掠过一丝诧异，“妹妹真是爱说笑了，这里本宫还真是看不出有什么令妹妹舍不得的地方。”

她抬眼，深深注视着皇后，眼神清澈明亮，却又犀利如箭：“等娘娘日后住进这座宫殿时，自然能体会到臣妾所说的舍不得。”

皇后的脸色终于变了。

她笑着走过皇后的身边，甚至很明显地感觉到了那具身体在微微颤抖。

是愤怒呢？

还是害怕？

一步步地，她慢慢地踏出了这座冰冷死寂的宫殿。

当宫外那刺目耀眼的阳光照射在她的脸上、身上时，她唇角的笑容也一点点地凝结。

她终于走出了这里。

然而，在这座宫殿之外已经没有了等待她的人，也没有了值得她去爱的人。

现在的她，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这座吃人的皇宫啊，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又吞噬了多少人的生命。

朵儿、芷兰姐姐、唐钰……还有她唯一的亲妹妹佳莹，所有的人都已离她而去了。

如果可以选择，她宁愿流浪街头，也不愿踏进这皇宫一步。然而，这世间并没有那么多的如果，而她，也无从选择……

第

出逃

章

倾盆大雨狂泻而下，她和妹妹浑身都已湿透了，就连身上的包袱也被雨水浸得沉甸甸的。雨势实在太大了，而且她们又被困在了陌生的丛林里，举步维艰。

“姐，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雨里传来了妹妹害怕而压抑的哭声，她拉住了妹妹的手，紧紧地握了握：“佳莹，不要害怕，姐姐一定能带你逃出去的。”

“嗯。”姚佳莹重重地点头。

互相扶持着，她们又在丛林里艰难地走了一阵，却赫然发现，又回到了原地。

先前为了认清方向，她扯下一块下襟，然后撕成条状，走一段路便在树枝上绑一根布条，但现在，她们竟又回到了绑着布条的地方。

“姐，我们是不是遇到鬼了？”姚佳莹脸色煞白，娇弱的身子也因害怕而微微颤抖着，“怎么办？我们走了这么久也没走出去，我害怕！姐，我们真的走不出去了。”

“佳莹，没事的。这世上哪有什么鬼啊？是你自己吓自己的。”姚羽琦伸手扣上姚佳莹的肩头，调皮地眨了眨眼，“不相信姐姐了吗？”

也只有姐姐这样的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能笑得出来吧？

她说过，人生应该始终微笑着面对。

姚佳莹紧紧咬住下唇，原本苍白的唇瓣瞬间泛出了一道血色：“姐，不是我不相信你。肯定是因为我们违抗圣旨，现在老天来罚我们了。我们斗不过老天的——斗不过的——”泪水混着雨水滑下脸庞，姚佳莹压抑地低泣，“那我们就进宫当采女吧，也许那样，老天就不会惩罚我们了。”

“佳莹！”姚羽琦打断了她的话，目光坚定地直视着她，“佳莹，我们还没走到绝路，你就已放弃了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不要在那座深宫里孤寂地老死，我们一定要快快乐乐地活下去——相信姐姐一次，好不好？姐姐一定能把你带出去的。”

姚佳莹含泪看向姚羽琦。

姐姐就比她大一岁，但这十七年来，一直都是姐姐在照顾着她。她们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在那座冰冷的宅院里，她们倍受欺负和冷落，都是姐姐替她出头的。

如今，她怎么可以不信任姐姐呢？

“对不起。”姚佳莹低垂下头，“对不起，姐，我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姚羽琦这才微松了口气：“我们走，看看能不能找到地方先躲雨。”她再度牵起姚佳莹的手，突然天际打下一道响雷，姚佳莹被吓了一跳，脚下没注意，重重地一扭，一阵钻心剧痛。

“好痛！”她惊呼了一声，跌坐在地上。

“佳莹——”姚羽琦连忙扶起她，担忧地问，“你没事吧？”

“我的脚好像扭到了。”姚佳莹痛得脸色发白。

“来，我背你。”姚羽琦二话不说，将她背了起来。

背上那沉甸甸的负重，让姚羽琦微微拧了下眉。

一步，又一步，艰难地向前走着，雨水模糊了眼前的视线，也让她精疲力竭，但她相信，她们一定能走出这鬼地方。

“姐——”趴在姚羽琦的背上，姚佳莹哽咽着声，泪水已忍不住再度滑落。她们年纪相仿，姐姐的身形甚至比起自己还要瘦小一些，在雨中背着自己肯定很辛苦。

其实，都是她的错。

是她说，害怕在深宫里孤寂地老死，不愿去当什么采女，姐姐才会带着她离家出走；也是因为她吃不了苦，没走几步路，就要歇一歇，结果耽误了行程，才会流落这荒凉的丛林，遇上大雨，陷入了困境里……

一切，都是她的错。

是她拖累了姐姐。

“怎么了？你的脚还很疼吗？”听到了妹妹的呜咽声，姚羽琦担忧地问。

“不怎么疼的。”姚佳莹轻轻地回答，然后将头靠在了姚羽琦瘦弱的背上，“姐，我们是不是要去找唐钰哥哥？”

唐钰是她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儿时同伴。喜性自由的他早在一年前就离开了唐府，独去闯他的江湖了。

每每说到唐钰，姐姐总是羡慕不已。

她知道，姐姐也想做一只鸟雀，在宽阔的天空里自由展翅高飞。

可惜，她绑住了姐姐的翅膀。

“天下这么大，我们找唐钰可能不容易呢。”姚羽琦轻笑，眼睛里始终燃烧着某种不灭的光彩，“不过，我相信有缘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碰到他的。”

“是啊是啊，唐钰哥哥一定很希望和姐姐你碰面。”姚佳莹掩住了唇偷笑，“他可是喜欢姐姐喜欢得很。”

“佳莹，不要胡说啦！”姚羽琦觉得脸颊有些微热。

“我没有胡说嘛。姐姐，我们以后一定要永远生活在一起，就算我们以后嫁了夫君，也要住一起，好不好？”

姚羽琦笑了：“好呀，只要你以后嫁的夫君同意。”

“他要是不同意，我就不嫁。”

“真是傻话。”姚羽琦笑着，心底却涌上了一丝温暖。突然之间，她觉得眼前的辛苦已不是那么难捱了，只要能带着佳莹逃出去，她们以后的生活一定会很幸福吧？

也不知走了多久，就在姚羽琦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大雨终于停了。

眼前的一切都豁然开朗起来，姚羽琦只觉精神一振。

“佳莹，我们一定能走出去的。”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此刻虽已精疲力竭，但心底的希望却没有完全熄灭，也不知从哪里生出了气力，她背着姚佳莹加快了脚步。

雨后轻风吹拂而过，带来了阵阵清凉，即使依旧湿衣贴身，此时也感到舒适了一些。

“姐，你听——”在背后的姚佳莹忽然叫了一声。

“什么？”

“你听听，有箫声。”姚佳莹的声音里透露出了兴奋。

“箫声？”姚羽琦连忙侧耳倾听，果然有淡淡的箫声传来。

“姐，看来那边有人，我们顺着箫声走过去吧，也许那人知道出去的路。”姚佳莹心底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嗯。”姚羽琦点头，朝着箫声传来的方向走去。箫声越发清晰了，婉转低回，缠绵悱恻，却又带着淡淡的落寞与哀伤。

“这人怎么吹这么悲凉的曲子啊？”姚佳莹撇嘴，“让人心情无端地烦闷。”

姚羽琦微拧眉听了好一会儿，才道：“也许这人有着谁也不知道的伤心事吧？”

这时姚佳莹兴奋地叫道：“啊，姐，你发现没有，刚才我们朝着这个方向走，好像没再回到以前绑布条的地方了。”

“好像是啊！”姚羽琦也心知她们已经被箫声带出了迷宫似的丛林。

真应该谢谢这位吹箫人了。

越往前走，原本盘根错节的树林渐渐变得稀松起来，前面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而在不远的树下，一名手执玉箫的男子静静地仁立于树下，一身白衣胜雪，飘逸出尘；而另一名黑衫男子则是坐在树下的石块上，一头黑色长发也未束起，任意地披散肩后，带着三分懒散，七分张狂。

两名都是相貌俊美的男子，一立一坐，一静一动，就如同一幅完美的画卷。

姚佳莹伸手轻掩住双唇，小小声地惊叹道：“姐，原来这世间还有这么俊美的男子吗？我们是不是遇到仙人了？”

姚羽琦无奈地叹了口气。她这个妹妹怎么老想着鬼怪神魔的，就算他们长得再好，也肯定是人。

这时，坐在树下的黑衫男子发现了她们的存在。

“没想到这深山野林之中，竟会出现两个小姑娘。”黑衫男子唇角虽噙笑，但那目

光却带着些许审视的意味。

姚羽琦将妹妹放了下来，朝他们微微一福：“两位公子打扰了，我们姐妹二人在林间迷了路，请问两位公子是否知道出路？”

黑衫男子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伸手一指：“继续顺着这条大道走，再往南拐就可以走出去了。”

“多谢。”

姚羽琦扶着姚佳莹就要离开，突然，姚佳莹“哎呀”轻呼了一声，弯腰扶着脚踝，柳眉紧皱。

“佳莹，你没事吧？”

姚佳莹苦着脸：“姐，我的脚好痛。”

“姑娘受伤了吗？”黑衫男子站起身，眼神关切地看向姚佳莹。

“我刚才不小心扭到脚踝了。”那眼神太深邃，望不见底，让姚佳莹双颊不由微微一热，低下了头。

“扭伤脚踝可大可小。在下略懂些医术，若是姑娘信得过在下，不如让在下帮你看看？”见黑衫男子朝姚氏姐妹走去，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沉默的白衣男子微微一蹙眉，却没说什么。

“这——”姚羽琦为难了，毕竟对方是身份不名的陌生人，而佳莹是女儿家，又怎么好让陌生男子随便看呢？不过，看佳莹的样子，好像疼得很厉害。

这时，姚佳莹附耳轻声道：“姐，看这位公子一定是好人，没事的。”

姚羽琦看了看黑衫男子，见他笑意真诚，似乎也不像有恶意的模样，只好扶着妹妹在旁边一块大石上坐下。

“那就麻烦公子了。”姚羽琦小小退开了一步。

黑衫男子弯下腰为姚佳莹看脚伤，姚羽琦也跟着满脸紧张地看着，偶尔不经意地抬头，就会瞥见树下站着的那名白衣男子。

他似乎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这个人怎么这么冷血？

姚羽琦心里不由嘀咕了一句。

正自出神，忽听姚佳莹“啊”的一声痛呼。

“佳莹——”

姚羽琦吃了一惊，下意识就推开了面前的黑衫男子，护在姚佳莹身前。

“你对我妹妹做了什么？”

黑衫男子微一挑眉，没说话。

“姐——”姚佳莹轻扯了扯姚羽琦的衣角。

“佳莹，你没事吧？”姚羽琦紧张地蹲下身子。

“姐，这位公子是在帮我治伤啊！”

“那你刚才怎么——”

姚佳莹脸红地低下头，然后偷偷看了那黑衫男子一眼：“是我受不住那疼痛。”

姚羽琦怔了怔，尴尬地起身，朝那黑衫男子歉意地低下头：“对不起，刚才是我太鲁莽了。”

黑衫男子笑道：“姑娘护妹心切，人之常情。只是一场误会而已，姑娘又何必放在心上？”

姚羽琦见对方并不介意，不由松了口气，重新展开了笑容，刹那间，好像有阳光跑到了她的脸上，整个人都明亮了起来。

黑衫男子微一失神。

“多谢公子仗义相助，不知公子高姓大名？”姚羽琦开心地问道。

“在下姓皇。”

“原来是皇公子啊。”

姚羽琦话音刚落，姚佳莹已朝那黑衫公子福了福身：“公子大恩，佳莹日后若有机会，定当泉涌相报。”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黑衫男子上下打量了姚家姐妹一眼，“你们两位姑娘家为何会出现在荒山野林之中？”

姚家姐妹互看一眼，面露为难之色。

黑衫男子淡淡一笑，也不追问：“二位若是赶路，就快点起程吧，一会儿天色黑下来，更为危险了。”

“多谢了。”姚羽琦拉起妹妹正欲离开，怀中忽掉出一物。

“姑娘，你的东西——”

黑衫男子捡起一看，是块通体碧绿的玉牌，正面刻着一个“姚”字，反面则刻着一个“琦”字。

男子眼中隐隐闪过一丝异色。

“谢谢。”姚羽琦从男子手中接过玉牌，用衣袖细细擦过，才重新放入怀中藏好。

“看来这必是姑娘珍视之物。”黑衫男子微笑。

“是啊，这是我娘亲留给我的最后遗物。”姚羽琦笑了下，眼底却掠过一丝哀伤。

“对不起，提及姑娘的伤心事了。”

“没事，你又不是故意的。”姚羽琦朝黑衫男子福了福身，“皇公子，后会有期了。”说完，她重新拉过姚佳莹的手。

“走吧。”

谁知姚佳莹竟“啊”的一声低呼，面露痛苦之色。

“怎么了，佳莹？”姚羽琦担忧地问。

“姐姐，我——我的脚还有些疼。”姚佳莹垂下头，脸色通红，声音更是低如蚂蚁。

姚羽琦看了她一眼，似乎明白了什么：“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再走吧！”然后，她扶

着姚佳莹走到对面的树下坐下。

黑衫男子见状也走回了刚才自己所坐的地方，却见那白衣男子不知何时已盘膝坐了下来，闭目养神。

“怎么，你累了？”黑衫男子笑问。

白衣男子缓缓睁开了眼，一派从容淡定：“看来你还是老样子，只对美貌女子有耐性。”

黑衫男子一挑剑眉，在白衣男子身旁坐下，双手枕着脑后，靠向树背，目光投向对面不远处树下的姚氏姐妹。

“怎么了？”白衣男子淡淡地问。

黑衫男子唇角一挑，让他整个人又邪魅了三分：“其实你错了，我向来只对我的女人有耐性。”

白衣男子一怔。

黑衫男子忽然问了一句：“再过两天，这一届的采女就要进宫了吧？”

“嗯。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了？”

“没什么。”黑衫男子眸光闪了闪，然后闭起双目。

白衣男子也未再追问，忽然觉得胸口气息有些不顺，不禁掩唇轻咳了两声，若有所思地看向了对面树下的姚氏姐妹。

而此时，对面的姐妹二人正在说着悄悄话。

“佳莹，你是真的脚疼啊？”姚羽琦朝妹妹眨了眨眼。

“我是脚疼嘛。”姚佳莹别过脸，不敢看姚羽琦的眼睛。

“我还不知道你吗？”姚羽琦笑了，“看来你对那位皇公子很有好感呀。为了他都不想走了。”

“姐姐，你不要乱说。”姚佳莹闻言脸颊上的那两抹红晕此刻都烧到了耳根子。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姐姐一定帮你。你能有个好归宿，也是姐姐最大的心愿。”

“真的吗？”姚佳莹欣喜地抬起头，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又垂下了头，“姐姐，我们现在自身都难保，又哪里能期盼什么好归宿？”

“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姚羽琦伸手揽住了妹妹的肩头，笑容真挚而坚定，“佳莹，相信姐姐，我一定能帮你找到一个好归宿，而不是老死在那座皇宫里。”

“姐姐——”姚佳莹语声哽咽，只觉心头阵阵温暖。

她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才遇到这样一个好姐姐。

“不知道那位皇公子是什么想法——”思忖间，姚羽琦抬起头，朝那黑衫男子所坐的地方望去，却不经意对上了一双如墨玉般的眼眸。

那人的眼睛很黑很漂亮，却也像深潭，望不见底，看不出任何波澜。

姚羽琦心头莫名一跳，作势瞪了他一眼。

这个穿白衣的家伙在看什么？

那白衣男子似没料到她会瞪他，微怔了怔，然后轻轻合上了眼帘。

“姐姐？”

姚佳莹见姚羽琦失神，轻轻用手肘碰了碰她。

“嗯？”姚羽琦回神。

“你怎么了？”

“没事。我——”姚羽琦话音未落，脸色倏地一变，惨白如纸。

她看见那两名男子的身后，数十名黑衣人正如鬼魅般朝他们靠近。

那些人的头脸都用黑布蒙住，只露出了一双双阴森冷酷的眼睛，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武器。而树下那两名闭目养神的男子却恍若未觉。

强烈的杀气已在寂静的山林中蔓延了开来，明晃晃的刀锋，刺得人遍体生寒。

姚佳莹浑身发颤地紧紧地抓住了姚羽琦的衣袖，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小心，你们身后！”

姚羽琦虽害怕，还是出声示警了。

见行踪暴露，不知是谁低喝了一声：“杀。”那些黑衣人顿时举起刀锋，朝那两名男子袭去。

几乎在同一时刻，树下的两道身影动了。

姚羽琦还未来得及看清什么，刚才朝那两名男子攻去的黑衣人竟纷纷惨叫，紧接着倒下了好几个。

那只是发生在一瞬间的事。

姚羽琦连忙拉起姚佳莹迅速地躲到了树后。幸好，那些人的目标似乎不是她们，也没留意她们的行动。

“姐，他们——他们是不是强盗？”姚佳莹害怕地问。

“没事，有姐姐在。”姚羽琦抓紧了妹妹的手，低声安慰。

“嗯。”姚佳莹含泪点头。

姚羽琦偷偷探出头往外看去，只见对面已倒下了一大片黑衣人，而那两名男子依旧还是一副淡定从容的模样，黑衫男子的唇角甚至还带着倨傲轻蔑的笑容。

“萧靖，这一回你输给我了，我比你多了一个。”

白衣男子也未回应，只是手执玉箫站在黑衫男子身边，静静地看着眼前剩下的敌人。

黑衫男子目光忽一冷，一步步朝呆愣的敌人逼近。

“不是想杀我吗？还不动手？”

那气势如同君临天下的王者，让剩下的黑衣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了畏惧之情，一步步后退着。

其中一名黑衣人多退了两步，刚好撞到了姚羽琦她们躲藏的大树上。

“啊！”原本就被惊吓到的姚佳莹终于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尖叫。

黑衣人本能地就举刀朝姚佳莹砍去，姚佳莹吓得转身就逃，谁知脚下却被一绊，狼狈地跌倒在地上。

“佳莹——”

姚羽琦想也不想就扑了过去，护在姚佳莹身上。

头顶上刀声霍霍，刀锋上的寒意渗入肌肤，姚羽琦已经听到了死亡逼近的声音，下意识地紧紧闭上双目。

忽然，“叮”的一声，那致命的一刀并没有如预料般刺下。

姚羽琦缓缓睁开了眼睛，刀锋已被一管玉箫架住，竟赫然是那名神情冷漠的白衣男子。

还未回神，那白衣男子在黑衣杀手身上连点了几下，那黑衣人刹时无法动弹，只能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耳畔惨叫声接二连三地响起，姚羽琦转过头，就见刚才袭击的黑衣人，除了被点住的那个，其余已全数倒地。

“凭这种三流的角色，也想要我的命吗？”黑衫男子置身于那些尸体当中，唇角的笑容虽浅，却让人遍体生寒。

姚羽琦终于清醒过来，连忙拉起了被吓得面无人色的姚佳莹。

“佳莹，你没事吧？”

“姐姐——”姚佳莹竟“哇”的一声，扑进姚羽琦怀里大哭了起来，“姐姐，我好怕。我真怕刚才那个人会杀了我——”

“没事的。乖。”姚羽琦一边轻拍着妹妹的背，以示安抚，一边看向那白衣男子，“多谢公子相救。”

白衣男子只是轻点了点头。

这个人虽然神情冷漠疏离，不爱说话，但出手相救的人，也是他。

姚羽琦不由多看了他一眼。

这时那黑衫男子走了过来，笑道：“刚才应该多谢姑娘不顾危险出声示警才对。”

姚羽琦摇头，看了眼遍地的尸首，眉峰微拧：“这些人是公子的仇家吗？”

“仇家？”黑衫男子挑眉一笑，“也可以这么说吧。”

正说着，前方忽然传来了马蹄声，尘烟滚滚，似乎有大队人马正往这里急速赶来。

惊魂未定的姚佳莹又吓出了一身冷汗：“难道又有坏人来了吗？”

“不用怕。”黑衫男子微笑，双手负后，气定神闲地站在她们身前。

大队人马已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姚羽琦看到黄色的旌旗飘扬，旗上画着两只展翅高飞的凤凰。两只凤凰的中央，用红色写着一个大大的“凤”字，

姚羽琦心中一跳。

她曾见过这面旌旗，好像是御林军用的皇家军旗。

再近一些，姚羽琦终于看清了，那队人马果然是军队。

而为首那一名威风凛凛的老者，姚羽琦认得。他是骠骑大将军李瑞，经常来姚府走动，她曾见过几次。

姚佳莹一看见李瑞，已经激动地叫了起来：“姐，你看，李将军，是李将军。”

这时，军队已赶到他们面前，马上的士兵纷纷下马屈膝跪下，而李瑞更是看也不看姚氏姐妹一眼，直接赶到黑衫男子面前，跪拜伏首道：“微臣救驾来迟，请皇上降罪。”

皇上？

姚羽琦和姚佳莹惊呆了，不约而同看向了黑衫男子。

原来他并不是姓皇，而是姓皇甫——凤天皇朝的当朝天子皇甫皓。

皇甫皓冷笑，脸上明显带着怒色：“李瑞，这一回若不是有萧太傅在，你们就等着为朕收尸吧！”

“微臣不敢，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罪！”李瑞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贴到地面。所有的人都跟着战战兢兢，提心吊胆。

萧靖上前朝皇甫皓微一躬身，为李瑞求情：“皇上，李将军纵然有过，也罪不至死。恳请皇上念在他一片赤胆忠心，从轻发落。”

皇甫皓微一沉吟：“好，既然太傅求情，那朕就看在你的分上饶他这一次。”

“谢皇上。”萧靖直起身。

“谢皇上，谢太傅。”李瑞感激地不住地叩头。

皇甫皓冷哼了一声：“李瑞，这次朕虽饶了你，但限你七日之内，查出这次刺杀事件的幕后黑手，否则，朕一样要斩了你。”

“臣领旨谢恩。”李瑞慌忙起身，吩咐属下清理堪察现场，然后转身看向姚氏姐妹，“羽琦、佳莹，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

“李将军，原来你与这两位姑娘认识吗？”皇甫皓淡淡地开口。

李瑞垂首道：“启禀皇上，她们姐妹俩是护国大将军姚成将军的女儿，也是这一届应选的采女。”

“原来是姚成的女儿吗？”皇甫皓深深看了姚氏姐妹一眼。

姚羽琦连忙拉着姚佳莹跪下：“民女不识皇上圣颜，请皇上恕罪。”

皇甫皓笑着将她们扶了起来：“不知者无罪。更何况这次多亏你们提醒相救，否则朕可能已经成为那些黑衣人的刀下亡魂了。你们二人就一起随朕回宫吧，回宫之后，朕自会论功行赏。”

“谢皇上龙恩。”姚羽琦和姚佳莹连忙叩头谢恩。

等她们抬起头，皇甫皓和萧靖已经远去。

李瑞笑呵呵地走过来，扶起她们：“羽琦，佳莹，这一回你们误打误撞救了皇上，是上天给你们的恩赐。日后一定能得到皇上的宠信，前程似锦啊！”

“姐，难道我们就这样进宫了吗？”姚佳莹觉得自己在做梦。她们分明是想逃走的，但阴差阳错之下竟碰到了皇帝。不过，很意外的，她并不觉得难过，反而有点点窃喜。

而此时的姚羽琦，也不知道自己该喜还是该悲？

这样进了宫，怕是逃不掉了。伴君如伴虎啊！

姚羽琦轻轻叹了一口气。

一入宫门深似海，不知日后等待她们的会是什么？

长廊如带，迂回曲折，一直延绵向不知名的远方。亭台楼阁参差环抱，飞檐高耸如角，金碧辉煌之中，却隐隐藏着丝让人心颤的寒意与冷森。

这里是储秀宫，是每届应选采女所居住的地方。在这座宫殿，住过的采女不计其数。虽然出过不少后来倍受宠爱的贵妃娘娘，但更多的，是连皇帝一面都没见到过的可怜宫女。

凤天皇朝每两年都要征选一次采女，整个凤天皇朝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凡是家中有14至18岁的未婚女子皆要应征。而奉命初选的官吏，会从千万应征的少女中挑选出相貌品行出众的，择吉日入宫进行二选。那些二选过后的采女们，再由皇后娘娘亲自进行三选，然后才进行相关的礼仪训练。待训练过后，皇帝才在这些经过精挑细选的采女中，择相貌品行出众者晋封。而那些落选的，则由掌管后宫簿籍的掖庭局司员安排，分派入各宫当女官或宫女，然后就这样度过她们的一生。

姚羽琦坐在回廊前，看着遥远的天际怔然失神。

她正在发愁，她和佳莹日后的命运。转眼，她们已经住进储秀宫两天了。新一届的采女们还都未入宫，现在这座冷冰冰的宫殿，除了一些服伺她们的宫女和太监，并没有其他人，显得特别空荡而冷清。

因为救驾有恩，她们破例越过了二选，直接进入三选。这是莫大的殊荣，凤天皇朝数百年来都未曾出现过这样的事。储秀宫的宫女和太监们，都小心翼翼地服伺着她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甚至连负责训练她们的司员李公公都对她们点头哈腰，笑脸相迎。

姚羽琦心底很明白，这些人大多是看在父亲姚成的面子上。

父亲是朝中一品大员，护国大将军，手中更握有朝中近三分之一的兵权，就连皇帝也忌惮三分，更何况宫中的这些太监宫女们？

可这些人并不知道，她虽是家中长女，但因为是庶出，再加上母亲已经过世，并不得重男轻女的父亲重视。而佳莹跟她一样，因其母年老色衰，又体弱多病，业已失宠，所以，她们二人在家中并没有什么地位。

这次皇帝征选采女，父亲根本就不赞同，只是圣旨已下，他来不及给她们婚配，